

因为下雨，也因为工作的堆积，这个周末没有回乡下看望父母，还债似地改写了几个材料。记不清多少天了，世界像混沌未开一样，到处都是低云雨线水汽。幸好生性喜雨，面雨而坐，听雨而作，不失为一种生活乐趣。

“梅熟迎时雨，苍茫值晚春”“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梅雨，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。对持续雨天，生活在江南的人们有足够心理准备。

反正影响不了上班谋生，即便是，也挡不住，干脆试着欣赏和适应它。周作人曾在北平八道湾有一书房，原名“苦雨斋”，若在江南，身处连绵雨，岂不苦熬？不如像东坡先生那样，喜欢雨，建一个“喜雨亭”，再写一篇《喜雨亭记》——可是他喜欢的是“始旱而雨”之雨。若非“十日不雨”，而是“十日皆雨”，估计他要换一种态度了。

近来的雨，属于执拗型的，忽大忽小，忽南忽北，任性十足。如此脾气的的朋友，身边有一些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肯定是这般的天气滋润出来的。今年出梅之后，又有新的一届执拗型博士毕业吧。

很诧异郁达夫写的一句话，“我生长在江南，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。”江南历来多雨，不喜欢雨不是自寻烦恼吗？果然，他又说春雨，又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！秋雨又是别一种境地。作为江南人，喜欢雨，即便不是与生俱来的禀赋，也是一种后天逼出来的素质。

江南人欣赏雨，可以从雨中获得审美愉悦。戴望舒写过一首著名的现代诗，叫《雨巷》，一位雨中飘过的丁香姑娘，意象是孤寂中怀着美好的希望。“丁香一样的”姑娘，只有在雨巷之中，才演绎为美好理想的象征。

试想，在一个酷暑的中午，烈日直射小巷，石板上冒着摄氏50多度的热气，有个女子喘着粗气，后背紧贴着汗水浸湿的花格子衣衫。这女子不管是丁香还是紫薇，没有雨的渲染，还会让人产生美的遐想吗？

当然，这是诗人的事，与我等俗人无关。事实上，持久的雨，显然给生活带来麻烦。雨把出游的兴致浇灭，把聚会的热情减弱，把一样东西抬高老高——菜场的物价迎着雨的下降一直往上窜。

雨带来诸多不便，而出门还是必须的。于是，人们撑着各式图案的伞，像流动的花朵，弥漫在街街巷巷的一些灰不溜秋的雨伞夹杂其中，像是有人顶着锅盖，在花里横冲直撞。

花朵也好，锅盖也罢，雨里出行总有事的。事情的一种，是冒雨找吃。毕竟，冒雨往巷子里寻找了香姑娘，倒不如美食来得实在。汪曾祺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说他想念昆明的雨。我猜测，他哪里是想念雨，估计是想念雨中的美食。因为美食家的标签，在汪先生头上实在太显眼了。

果然，他写道：雨又下起来了。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，有一个小酒店，我们走进了，要了一碟猪头肉，半斤斤酒（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），坐了下来，雨下大了。酒店有几只鸡，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，一只脚着地，一动不动地在檐下站着。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，昆明木香花很多。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，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。一棵木香，爬在架上，把院子遮得严严的。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，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，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。我们走不了，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。

是雨大走不了，还是猪头肉和酒让他走不了，他心里明白，读者也懂的。

看阵势，我们这里的雨，还会再持续几天。实在厌烦了，有人会忍不住跑出去对天空大喊：“雨！有本事再落，试试看！”试试看就试试看，威胁也没用。目前为止，世上还没有一个成功威胁天空的勇士。不如心境淡泊下来，找一段汪国真的文字读读：

有时，外面下着雨心却晴着；有时，外面晴着心却下着雨。世界上许多东西在对比中让你品味。心晴的时候，雨也是晴；心雨的时候，晴也是雨。

■成岳 摄影



《闲适荷塘烟淡淡》这幅画的主体，看似两只闲适的鸬鹚，而实际上画鸬鹚是为了画荷塘，荷塘、荷花是这幅画的准主体。画家寻常画荷花都是浓墨重彩，或泼、或洒，或挥毫恣纵，或剑拔弩张。这幅画却让荷塘烟笼雾罩，荷花朦朦胧胧，显得高雅而含蓄。

静远。杨象宪先生好静，他的同学吴山明先生回忆，大家有时无所事事，一天吴约杨去看热闹，杨却说：要你去看看，我才不关心这些事。到曲阜工作后，他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，心无旁骛。他寻常就作小画，却在咫尺之幅中见天高地远。他作画不是为了画展，更不是迎合评委趣味，不是追崇时尚。正是这种远离功利的淡泊之心，使其画看上去静寂而清远。

《霜积秋山万树红》这幅画以三角形构图，仅画了疏密相间的几枝树杈，结着疏疏落落的小果。画家写秋山，没有去表现层林尽染的繁复，只画了一枝树杈，一只小鸟欲跃欲飞，却带出空山迢递，实所谓：触目纵横千万树，赏心只有一二枝。虽是花鸟小品，却能以小寓大，以一当十，以动传静，静以致远。

“清俊、雅健、淡简、静远”是“素美”，更是禅意。那么禅又是什么呢？禅是静思，是淡泊，是见性，是安安心心，是将功利世界的阻隔……如果说杨象宪先生画中的素美是一种品格，那么，从这些素美之画自然流露出来的禅趣、禅意则是一种境界。

素履之往：杨象宪先生画品绘事

王文杰

对于绘事而言，浓郁和素俭可谓各有千秋。就如同人的口味各有不同，有的人喜欢荤菜，有的人喜欢素食。杨象宪先生显然属于后者，这与他的性情相关。

黄宾虹先生说：“笔墨之道，同乎性情，非高旷中有真挚，则性情不出也。”杨象宪先生有一份自述，透露出淡泊宁静的天性。他给前辈、同窗和晚辈的印象，是孜孜矻矻、学而不厌、不求名利、虚怀若谷、朴实平易。画品即人品，他专注花鸟、不图华滋、不事俗艳；素以为绚，寄情天然。素，是他作品最重要的品格。

中国画与西洋画有别，中国画重品尚文，西洋画重风格尚巧技；中国画空灵，西洋画质实；中国画游目骋怀，西洋画定点透视；中国画将空间时间化，西洋画将时间空间化。

且不论别的，光就中国画的“品”而言，较之西洋画的风格，尚有更高一层令人赏鉴、体味和玩索之境界。“逸、神、妙、能”不是横向并峙的风格，而是纵向递进的品位。因为对于中国画画家而言，画是性情之彰显和流露，而西洋画画家是个性的



在朋友圈转了篇文章，都是自己近期发表在全国各大报纸副刊上的，仅某一个月就有20多篇次。一省作协副主席见了，专门跟我聊了会几天，说了很多赞许的话，并鼓励我快点加入他们的队伍。

被人肯定是幸福的，也是兴奋的，但冷静过后，还是在心里暗暗扇了自己几个耳光。飘了，真的飘了，稍微一得表扬，就有点找不着北了。写作于我，纯粹只是个人爱好，如同有人喜欢跑步，有人喜欢跳舞一样。

回想起来，参加工作至今，我一直都在和文字打交道。每天不是在写稿，就是在审稿，以致华发早生，家人见了都心疼。但那是工作，乃分内之责，须臾不可懈怠。记得好几个大年三十，别人看春晚放鞭炮，我仍心急火燎地赶写领导讲话稿，因为正月初七上班就得定稿。

然而，每个读书人差不多都有个作家梦，我也无比渴望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，发表在那些心仪已久的报刊上。

2006年前后，我差不多用了一整年时间，发表了近百篇文章，最后自费出了本书，给自己圆了一个作家梦。从此，我不再私下写稿，也断了当自由撰稿人的念头。或许有人会为我惋惜，如果这十七年坚持下来，我大抵应著作等身，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了。历史没有假设，生活没有如果，何况我并不想当真正的作家。

这不是矫情，而是大实话，人生的路从来都是崎岖坎坷的。自己几斤几两，是不是那块料，可以欺瞒了别人，但哄骗不了自己。这辈子，我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，也写不出流芳百世的大部头。我更加在意的，是偶尔让自己撒欢的小得意。

一篇文章发表了，晒晒朋友圈，除了可以收获几个点赞，还能顺便取悦一下自己。毕竟稿费不稿费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还能静下心来，坐下来，还在与心中那个“不高兴”作斗争。

既然没有本事当真正的作家，那就老老实实地当一名作者吧。何况，当作者的小得意，与当作者的小目标，也没有本质上的冲突。只要还在奔跑，耳边定会有呼呼刮着的风，有了这份快乐和满足，同样可以得意地笑，把酒当歌趁今朝，笑看红尘人不老，求得一生乐逍遥。

张扬和显现。个性呈现的标志是风格，性情流露的高致是意境。杨象宪先生的花鸟画“天然出清新”，他的艺术人生都秉持“素履之往”，而“素”衍生出他绘事的品格。

据他撰写的自述，他艺术的“头口奶”得自于诸乐三先生，后来他又得到潘天寿、黄宾虹、吴昌硕、吴弗之诸先生的沾溉，然潘、黄、吴品位之高，令人仰止，他认为可观可赏可赞可叹却不可学。

曾经有一度，他学潘天寿几乎可乱真，潘先生见了，连忙告诫他“象宪，你千万不要再学我了”。他自然领会得潘师“似我者死”的画外音。所以他在领受潘师教诲的同时，转而从诸乐三先生处传承汲取的滋养，他的笔墨似乎更多地源自于诸乐三先生。

一方面，是因为诸先生之笔墨更合乎他的性情；另一方面，诸先生课徒之涉医、易、艺三理，诗、书、画三绝，有循序渐进的路数，使他有渐入佳境、探幽入胜之感。

大多人说他作品体现“精、静、雅”，而且从潘天寿先生处获益良多。而我觉得杨象宪先生的作品用“清俊、雅健、淡简、静远”来形容似乎更确切，因为他颇为得益于诸乐三先生的启悟引导，且他又是能够入乎其里，又能出乎其外，故形成了他自己的上述品味。

清俊。画宜清，不宜浊，气清则画清。读杨象宪先生花鸟画，会感觉一股清气迎面扑来，令人神清气爽。这一点估计也是人们的共感，也是人们之所以喜欢杨象宪先生画作的首要原因吧。

2014年，一位朋友持杨象宪先生15米花鸟长卷拜谒童中焘先生，童中焘先生给这幅长卷题写了“天地清气”的卷首。这4个字是对杨象宪先生人品和画品最高度的概括。

杨象宪先生的花鸟往往不是静态的描绘，而是动态的书写。那些花花草草，飞鸟鸣禽，有风既作飘摇之态，无风亦有袅娜之姿。画家下笔飞动跳宕，倏然而至，戛然而止，杳然而入于空无，笔辟乾坤开，墨翥天地合，在大开大合间，有画处俊爽明丽，无画处清气流行。

杨象宪先生以寻常之景入画，花鸟题材新颖，

寻常山石野卉皆入画家法眼，他善于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色中撷取一二，加以构图结体，使画面洋溢着清新俊朗之气象，亲切自然之气象。

雅健。笔墨有雄健，有刚健，有强健，有劲健。杨象宪先生师从潘天寿、吴弗之、陆抑非、诸乐三等先生，并浸淫于海派、浙派诸名家。得画之要诀，一个字：“健”。他与乃师吴昌硕的雄健、潘天寿的刚健、诸乐三的劲健不同，笔墨流露出的是“雅健”。

前面已经提到杨象宪先生学画的“头口奶”，是诸乐三先生的画作和指导。他在高中时偶然结识了卢鸣治先生，卢先生家富藏书画，尤以诸乐三先生的画为多，令杨象宪大开眼界，并经由卢鸣治介绍而结识了诸先生。

诸先生常给杨象宪的画修改润色，还给他示范作品。这样的“童子功”，使杨象宪打下了笔墨之“健”的基础。因为诸乐三先生医、易、艺皆通，作画、课徒自然会把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之易理与望闻问切、察事观物皆以“健”为准则的医理，以及笔墨需持劲健的画理传授于他。

“画之妙处不在华滋而在雅健，不在精细而在清逸。盖华滋、精细可以力为，雅健、清逸关乎神韵的骨骼，不可强也。”我以为杨象宪先生的雅，首先在于他笔下的书卷气。而他的健，则得益于经年累月的书法功底，以书入画，笔力俊健，两者合在一起便成“雅健”，这是画家自身学识修养通过笔墨的自然流露。

《绿荫》一画写雨后芭蕉，一般画家写芭蕉者常配以篱笆、假山的多，而杨象宪先生别出心裁，在芭蕉之后穿插一枝挺拔劲健的竹子，使画面刚柔相济，达到了“雅健”的效果和品味。

淡简。文人作画或纤益求纤，纤益求浓；或由纤而浓，厚积沉郁；又或由浓而纤，放笔涂抹。我看杨象宪先生的画是由绚丽而归于平淡，由平淡而至简约。淡简之美或可谓之纤丽。淡缘于他内心的淡泊宁静。他的笔似用长锋、中锋，而少侧锋、偏锋，而其用墨定然是顶烟而非松烟，是醉墨而非宿墨，故其画能得笔墨淡简之逸趣。

写意求简趋平淡，管毫执中得两端。总嫌色多偏俗艳，欲将秋雨转清纤。

“大暑”专栏

“赤日几时过，清风无处寻。”大暑，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，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

大暑，在立秋之前，在大热大苦之际，如一匹恣意驰骋的骏马，即将来一个华丽、从容的转身。此刻，无论是闪烁的流萤、如织的蝉鸣、畅快的暴雨，还是漫无边际的酷热，无不流淌出盛大的快意。

大暑分为三候：“一候腐草为萤，二候土润溽暑，三候大雨时行。”

大暑之时，烈日炙烤着大地，整个世界都在燃烧。河流失去了往日的欢畅，流风失去了飞翔的翅膀。一阵骤雨瓢泼而下，大地升腾起层层热浪，一时间蝉鸣如织，流萤闪烁。

池塘里，荷花正艳，碧叶亭亭，撑起一片秀色。塘边的杨柳飘动着枝条，树荫下坐着读书人，风翻书页，鸟鸣颤音，与雷声一起肆虐着酷暑下的宁静。

此刻，炽烈的阳光在树叶间斑驳，不停搬运着夏日的故事。蝉鸣的倾诉不再惊扰岁月，越来越猛的酷热，弥漫着即将丰收的喜悦。此刻，我只想让



夏天，虽说也只有一个太阳，但它格外耀眼，非同往日，使人酷热难耐，灼灼每一寸肌肤。所幸，“空调WiFi西瓜”让我们享受着无尽之乐。那古代是如何消暑的呢？

“撒白扇，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李白在《夏日山中》就给出了一个好的消暑方式。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夏天，一位农人在山林间歇凉，他看见一块石头上仰卧着一个白净的裸着身子披头散发的男人，这个人就是李白。农人问他，“你为什么不要扇子扇风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懒得摇扇子，直接脱下长衫，躺在石头上，任由林间的风从头顶吹过。”其实，这是最早的避暑方法，是“绿荫树下好乘凉”的生动诠释，只不过人们没有李

阳台上种了很多花。春天一到，全都开出五颜六色的花儿。可是到了夏天，花儿全都偃旗息鼓。也曾试着种碗莲，想在最热的夏天遇见那圣洁，可是才到端午，花苞已开始打蔫，竭力挽救，还是香消玉殒。

夏至时节，路边木槿繁盛，连绵的花铺在绿叶上，如同蝴蝶的簇拥。“日轮当午凝不去，万国如在洪炉中”。小暑大暑的高温之下，薄如蝉翼的木槿生命极为短暂，清晨迎着朝霞开放，傍晚送别晚霞落下，有“朝开暮落”之说。

“英英木槿花，振振野游羽”，有感于木槿花的朝生暮死，古人以美丽的诗句感叹这存世的短暂。到了现代，木槿花被赋予“温柔的坚持”花语，象征那短暂和长久，盛放和凋零，以及坚持不懈、生生不息。

“燎原香，消溽暑。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。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”难熬的溽暑伏天，因为有了荷花在，感觉多了几分清凉。然

中国节气

人情正苦暑

葛鑫

夏季的诗行署上太阳的名字，因为最热烈、最无私、最灿烂的太阳正沐浴着万物。

早稻即将归仓，棉田进入花铃，大豆开花结实，诗人们眼里的田园牧歌，如同一曲交响乐。只要庄稼喜欢的，农人都可以忍受，因为几千年来，农人的大暑是浸在汗水里的。

大暑之于四季，尤如绽放之于鲜花，热到极点，灿烂到极点。而老树却在一幅名为《大暑》的画中，让那着长衫、戴礼帽的先生，站在了旷幽的田野里，伸手指向了空中的流星。诗曰：“倏尔一阵微风，夜空划过流星。天地从来如是，人世却总多情。”不经意间，仿佛

岁月霓裳

古人消暑的趣话

秦闫

白酒脱，在夏天并不袒胸露乳，而是穿薄衣，在绿荫下乘凉。

“素是自然色，圆因裁制功。飒如松起籁，飘似鹤翻空。盛夏不销雪，终年无尽风……”白居易在《白羽扇》中写到了用扇子消暑。他第一次见到扇子，觉得这是神奇之物，白色的半圆形羽毛，在扇动之下，像飘起来的仙鹤，有风吹过，一片清凉，甚至能把松间树林弄得哗哗作响。他甚至赞赏，有了扇子，一整个盛夏都像下雪，一整个夏天风都吹不尽。他所说的扇子，与我们现在的手工蒲扇很相似。

“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，惟有蜻蜓蛱蝶飞。”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·其二》中，透露出了别样的解暑方式——“吃暑”。夏天，梅子、杏子长得正盛，不仅肉质饱满，还酸甜爽口，不禁口齿生津。

其实，由“望梅止渴”就可知，食梅解渴早已有之。倘若再将梅子做成“酸梅汤”，就会分外解渴。其实，古代也有西瓜吃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按胡

诗词歌赋

夏花不易

侯美玲

而，荷花的傲然，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风骨，倘若没有根部一池的水，大约不能扛过流星石之热。

文人墨客不吝笔墨称赞荷花，不仅仅因为它冲破厚厚的淤泥来到人间，更因为它在“坐觉蒸炊釜甑中”的暑热之际盛开。如胭脂般红艳的荷花，背负着重重的艰辛，最终亭亭玉立赤阳之下。

烈日炎炎，路边的玉兰树竟又开花了，这是它今年第二次开花，上次在初春，繁花似锦。这次只开了两朵，藏在皮革一样的绿叶中。我因为多看了一眼，不免心生敬意，总觉得它对生命充满了无尽的渴望与呼唤，谁也不能挡住它的怒放。



越过酷暑，带来了一丝凉风，带来了一丝初秋的温暖。

“人情正苦暑，物怎已惊秋。”司马光《六月十八日夜大暑》中的诗句，敏锐地捕捉到了世事的沧桑：人在大暑热得煎熬时，自然万物已经感觉到了秋天的流转。

世事变化得太快了，自己都没反应过来，就像人觉得自己在夏天，可是季节却快到秋天了。此时，除却即将时过境迁的感慨，自然还含有一丝峰回路转的欣喜。

大暑打马而过，凉爽还会远吗？ ■毛毛 摄影

峤于回纥得瓜种，名曰西瓜，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，今南北皆有。”在唐朝，外交广泛，西瓜便流入中国。那时看来，西瓜是个奇怪的东西——椭圆形，通体透绿，外皮着黑色条纹，食之吐籽，溢出红汁。但它清凉止渴，汁甜味美，很快便俘获了古人的味蕾。

“大麻仁、柏子仁、干姜、细辛各一两，附子半两，炮，捣，筛，正旦以井华水，举家各服方寸匕。疫极，则三服日一服。”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，记载了“药物”解暑方式——“凉茶”。他在隐居罗浮山后，发现由于气候炎热，传染病流行，老百姓的健康状况很差。为了让百姓少花钱又能少染病，他研究了一些常见的中草药，配方煎煮成茶水给百姓防病治病，创造了“凉茶”用以解暑。

“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”白居易除了摇扇，还在《消暑诗》中提倡另一种消暑方式——“心静自然凉”。这种消暑方法最简单，抛开了一切繁杂的物理消暑方法，通过意念转移注意力，辅以“自我奖励”的方法实现消暑。这点颇似“望梅止渴”，控制其精神，抑制其手脚，可谓之“精神消暑”。

古人的消暑方法，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，譬如扇子、水果、凉茶等，是一脉相承的。当然还有时代发展中创新的解暑方式，譬如空调、避暑山庄、冰镇饮料等等。在今夏，不妨来一场古今对话，心中自然是愉悦清爽的。 ■心飞扬 摄影

无法感知花儿在赤阳下的痛楚，但我似乎感觉到，它在生命的困境中不能自己的怒放，又暗暗替它们叫苦。夏花不易，那娇嫩的花瓣如何捱得过七月流火。

天气预报依然发布高温红色预警，气温直逼40摄氏度。人们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门，路上行人寥寥。因为惦记两朵开放的玉兰花，趁太阳落山，我一个人去看时，却发现它们已悄然落幕。

热风阵阵，轻轻撩着玉兰的花瓣，但它无动于衷，因为那些花瓣已经不再属于它自己了。玉兰花显然没有抵挡得了高温，本来，玉兰花已经分辨不出，像烧焦了一样蜷缩着。

此刻的残花，像做错了事一样躲在树叶中，仿佛在默默哭泣，空气弥漫着暗暗的惆怅。

花儿开在春风，是花的福分；花儿开在盛夏，岂不是花的劫难？“天地一大窑，阳炭烹六月”，夏花不易，很多花都活不过盛夏，活下来的也是九死一生，所以才值得盛赞与讴歌，值得每一个人的敬重和钦佩。